



张玲霞 编著

水木巾幗

记清华杰出女校友

清华大学出版社



水木巾幗

记清华杰出女校友

张玲霞 编著

*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介绍了十二位清华历史上的杰出女性,包括林徽因、杨绛、赵萝蕤、何泽慧、黄绍湘、李孝芳、韦君宜、郝诒纯、宗璞、文洁若、资中筠、张锦秋,她们求学年代不同,专业各异,但都以自己的突出成就,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解读她们的求学经历、工作业绩以及生活道路,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早年清华教育的成就。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木巾帼——记清华杰出女校友/张玲霞编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302-24835-4

I. ①水… II. ①张… III. ①清华大学-女性-校友-生平事迹
IV. ①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8747号

责任编辑:马庆洲

责任校对:宋玉莲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

装 订 者: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230

印 张:18.75

字 数:240千字

版 次: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0000

定 价:0.00元

产品编号:-

目 录

林徽因	1
林家有女初长成	2
古建筑的点睛人	9
一身诗意千瀑寻	13
清华园的四月天	23
杨绛	30
漫漫求学路	30
孤岛创作	38
重新北上	44
古稀再出发	50
赵萝蕤	61
名门之后	62
名校学生	64
名著翻译家	67
名诗人之妻	74
多舛之命运	80
何泽慧	89
清华立下物理志	90
海外求学思报国	92

“中国的居里夫妇”	94
“我的事业在中国”	97
黄绍湘	104
清华园的“小钢炮”	105
求学海外,心系祖国	107
美国史研究的拓荒者	109
严谨的学术品格	122
李孝芳	126
中国自然地理专业的奠基人	128
终身野外工作,建设示范点	130
关注国际土壤学新动向	135
编辑期刊,普及通俗读物	137
科技扶贫,支持妇女权益	138
韦君宜	143
从清华走向延安	144
革命的漫漫征途	149
作为作家的韦君宜	153
说不尽的《思痛录》	156
郝诒纯	169
孜孜求学,立志为国	170
中国微体古生物学的奠基人	172
教书育人,扶掖后继	179
无私奉献于社会	182
宗璞	188
清华,生于斯,学于斯	188

早期创作	193
创作的成熟季节	199
文洁若	218
动荡的求学岁月	219
翻译与创作	222
相濡以沫,风雨同舟	233
“梦牵魂绕的清华园”	239
资中筠	244
“冷眼向洋”,观国际风云	245
谈古论今,“斗室”窥“天下”	251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257
张锦秋	264
建筑生涯	265
建筑成就	270
建筑理念和建筑风格	283
后记	291

林 徽 因

林徽因(1904—1955),原名林徽音,又有西名菲莉斯。建筑学家、工艺美术家、诗人和作家。祖籍福州,生于杭州,10岁后迁居天津、北京。14岁时随父亲林长民旅居欧一年多,曾就读英国 St. Mary's College,后来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成联姻。她20岁参与泰戈尔访华活动的接待,用英语主演了泰戈尔剧本《齐特拉》。30年代初涉文学创作,在诗歌、小说、戏剧多领域均有佳作,作家萧乾称她为“京派的灵魂”。曾赴美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美术,终身以建筑为职业,伴随梁思成四处勘测,对中国古建筑有多次重大发现。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辅助梁思成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并担任专业课教授,参与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1955年病逝于北京。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建筑史上,林徽因是一个不会被忽视的名字。她与清华大学的渊源可谓极其深厚。1946年8月,因梁思成受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负责建筑系的筹建工作,林徽因全家也随之结束了抗战的流亡生活,从重庆回到北平并在清华园安了家。直到1955年病逝的将近十年时间里,林徽因把生命中最后的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了清华园。

现在,新林院8号门前那块写着“这里住着一个重病人,她需要休息,安静。希望小朋友们不要在此玩耍嬉闹”的木牌早已

不见踪迹,岁月也同时淡化了林徽因在这里留下的痕迹。但是在那些精细的设计图纸和灵动的诗篇文稿里,她满溢的才情还是冲破了时间云层的遮蔽,依旧闪耀着炫目的光彩。

所以,在如今林徽因名字后附加的那些称号和说明里,我们应该注意的不只是诗人徐志摩热恋追求过的心灵伴侣,也不只是梁启超的儿子、中国建筑史家梁思成的妻子与助手,重要的是记住她是她自己,她是“一代才女”——林徽因。

林家有女初长成

大家闺秀

1904年6月10日,林徽因生于浙江杭州陆官巷林宅。原名徽音,典出《诗经·大雅·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后来,为了避免与另一男性作家林徽音的名字相混,遂改名为林徽因。

林徽因出身于一个宦宦之家与书香门第结合的开明绅士家庭。祖父林孝恂是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海宁、石门、仁和各州知县,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在任职期间,他还创办了养正书塾、桑蚕职业学堂,是清朝末年创办新学的先驱之一。因此,也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在杭州家中设立家塾。家塾分国学与新学两项,国学延请林纾为主讲,新学延请林白水为主讲。林徽因的父亲、叔叔和姑姑们,从小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又受到了新学的启蒙和熏陶。

父亲林长民,字宗孟,为林孝恂长子。1876年生于杭州,幼年从林纾学习国学,21岁中秀才,入杭州语文学学校学习英文和日文。曾两度赴日留学,第一次是1906年,不久复回杭,入杭州东文学校。毕业后再度赴日,于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法律。1910年与留日同学刘崇佑创办福州私立法政学堂,任校长。辛亥革命后,林长民活动于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先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秘书、众议院秘书长、北京国务院参事、北京司法总长、巴

黎和会观察员、国宪起草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尽管生长在这样衣食无忧的家庭，林徽因幼小的心灵却始终笼罩着一层阴影，那就是父亲和母亲冷淡的关系。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是林长民的第二个妻子，她为林家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可是儿子和一个女儿相继夭折，只剩下林徽因一个。因为长子没有长孙，于是林长民又娶了第三位妻子，她接连生下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林长民很喜欢这位年轻貌美的妻子，毫不掩饰对她的偏爱，一直同她及其子女生活在北平家里宽敞明亮的前院，而把林徽因和她母亲安置在后边一个比较小的院子里。前院的欢声笑语时常刺激着何雪媛脆弱的神经，免不了发生争吵，过后又只能自己偷偷以泪洗面。作为女儿的林徽因虽然同情母亲的遭遇，但是她也爱着自己的父亲和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感情的天平在亲人之间不停地摇摆，这让她感到困惑和痛苦。童年的家庭战争对林徽因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创伤，也深刻影响了她后来的感情选择与生活态度。

但林徽因并没有因母亲在林家不受重视的地位受到冷落。她的聪慧灵秀以及酷似祖母的长相得到了全家人的厚爱。祖父经常给她讲这样那样的故事，四岁时就让她跟着表姐妹们，由大姑母林泽民启蒙读书。大姑母从不吝啬对林徽因的夸赞，说她听讲时看似漫不经心，可背书时无不成诵。1916年全家迁往北京后，林徽因与表姐妹们入英国教会办的培华女子中学读书，这时的林徽因已出落得亭亭玉立，而且显露了过人的理解能力。父亲也因此把她视作掌上明珠，离家在外时经常给她写信，把她当作大人一样对待，也希望带她在身边陪伴。在一次赴日考察中，林长民曾写信给林徽因说：“每到游览胜地，悔未携汝来观，每到宴会，又幸汝未来同受困也。”懂事的林徽因很珍惜这种疼爱，时常帮助家里料理家务，还替父亲编家藏字画目录。1920年，林长民以“国际联盟中国协会”成员的身份被派往欧洲访问考察，这一次林长民决定带女儿前往。行前，还特地致函林徽因表达了他的期望：“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览诸国

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烦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游历英伦

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行程,林徽因随父亲抵达英国,第一次踏上了西方的土地。7月,又辗转欧洲大陆,先后访问了巴黎、日内瓦、法兰克福、柏林、布鲁塞尔等城市。9月回到伦敦,以优异成绩考入 St. Mary's College 学习。不知道这期间林徽因有没有把父亲的三点期望时时牢记于心,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次异国游历不仅让林徽因见识了崭新的世界,而且成为她人生阶段中重要的一站。因为在这里,林徽因开始接触建筑学并得到西方文学的启蒙,使她的才华和造诣在日后得到了最恰当、最充分的发挥。

初到时的新鲜感褪去,因为父亲经常要外出应酬,一个人在家的林徽因只能埋首于阅读来排遣异乡的寂寞。于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丁尼生、霍普金斯、勃朗宁的诗或者萧伯纳的剧本填补了那些孤独的夜晚。尽管在国内时她早已读过一些作品的中译本,但英文原著的阅读更深切地把林徽因带入文字表达的情境,激起了她强烈的共鸣,使她对文学艺术有了更细腻敏感的体会。天气好的时候,林徽因总爱跟着她在伦敦公寓的女房东一起外出写生。房东是一位建筑师,在交谈中,林徽因渐渐知道了建筑师与盖房子的人的区别,也懂得了建筑与艺术的密不可分。她们常去剑桥一带写生、作画,天性细腻的林徽因很快就学会了用另一种眼光去欣赏皇家学院等建筑与周围优美景致的和谐之美,也慢慢萌生了她对未来事业的朦胧愿望。

也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林徽因遇见了当时从美国转学来伦敦的徐志摩。徐志摩本是父亲林长民的朋友,常常上林家拜访,于是和林徽因也渐渐熟悉。他们有时在屋里聊天,有时到剑桥河畔漫步。共同喜爱的拜伦、雪莱、华兹华斯和济慈的世界常

使两人有说不完的话题,有时只要徐志摩提到某个诗人的作品,林徽因就会立即用英语背诵起来。林徽因的活泼、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对文学的爱好,很快使徐志摩为之倾倒,坠入了爱河。徐志摩的热烈追求,让当时只有16岁的林徽因手足无措。她固然喜欢徐志摩广博的学识、独特的见解、奔放的性情、率真的为人,但在内心又把他当作兄长看待。更何况当时徐志摩早已结婚,经历过家庭战争痛苦的林徽因又怎么愿意让自己成为别人家庭悲剧的根源?后来,她的儿子梁从诫的回忆也说明了这一点:“母亲当然知道徐在追求自己,而且也喜欢和敬佩这位诗人,尊重他所表露的爱情,但是——当徐志摩以西方式诗人的热情突然对母亲表示倾心的时候,母亲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处在与他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感情。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她这么一个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的那样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虽然没有回应这份感情,但是和徐志摩的相识却是她人生一个很重要的阶段,诗人打开了她的眼界,唤起她新的向往。就像林徽因的好友费慰梅说的:“在多年以后听她谈到徐志摩,我注意到她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济慈、拜伦、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沃尔夫以及其他。在我看来,在他的挚爱中他可能承担了教师和指导者的角色,把她导入英国诗歌和戏剧的世界,以及那些把他自己也同时迷住的新的美、新的理想、新的感受。”

风华年代

1921年10月,林徽因随父亲回国,继续在培华女中读书。而因为徐志摩的追求,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婚约也被正式提出来。其实林长民和梁启超一直有意结成儿女亲家,虽不是旧式的父母之命,但在两家的来往中特地给两个年轻人创造机会,早在林徽因去英国前,她就和梁思成互相认识了。多年以后梁思成回

忆起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好像还清晰如昨：“门开了，年仅十四岁的林徽因走进房来。父亲看到的是一个亭亭玉立却仍带稚气的小姑娘，梳两条小辫，双眸清亮有神采，五官精致有雕琢之美，左颊有笑靥；浅色半袖短衫罩在长仅及膝下的黑色绸裙上；她翩然转身告辞时，飘逸如一个小仙子……”

这次一年多的欧洲之行，当初那个青涩的小姑娘已经长成为落落大方的女子，西方的思想和精神已经在林徽因身上起了微妙的作用。她滔滔不绝地向再次见面的梁思成说起在英国见到的一切，神采飞扬地介绍了欧洲大陆那些“凝固的音乐”、“石头的史诗”，谈到她以后准备学习建筑……梁思成完全被眼前这个多才多艺又有独特思想的女子所吸引了，在那一刻他也在心里决定了自己的专业选择。“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当梁思成以其开拓性和远见性的成就被公认为中国建筑学界的权威专家时，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选择的初衷是因为林徽因吧。

两个年轻人单纯而美好的交往也得到了双方家庭的支持，并约定等到梁思成从清华学堂毕业后就送他们去美国留学深造。

为了林徽因，徐志摩跟张幼仪离婚，一路从英国追到北平。尽管一再受挫，但并没有影响他跟梁启超、林长民以及梁思成、林徽因之间的友情。1923年，徐志摩和胡适等人发起组织北京一些上层知识分子参加聚餐会，之后还在松树胡同七号租了一所房子作为活动场所，这就形成了后来的新月社。在这里，新月社的成员们经常聚会谈政治、谈文艺，看书报，而且举行文化活动。林徽因虽不是新月社的正式成员，但也经常来参加各种文艺活动，并由此进入了北京知识界的社交圈。1924年4月，应梁启超、林长民等人主持的讲学社邀请，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访问，负责全程欢迎招待的徐志摩邀请林徽因作为泰戈尔在北京

期间的副翻译陪同在诗人身边。4月23日,泰戈尔抵达北京,盛大的欢迎会在日坛公园草坪举行。林徽因搀扶着泰戈尔登上主席台,徐志摩担任翻译。他们一左一右站在诗人身边的照片在北京的各大报纸刊出后,一时成为美谈。“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吴咏《天坛史话》)5月8日,是泰戈尔64岁的生日。祝寿会在北京协和大礼堂举行,出席的是400多位北京著名人物。活动的压轴是泰戈尔英文剧作《齐特拉》的演出。林徽因在里面扮演公主齐特拉,徐志摩扮演爱神,林长民扮演春神。林徽因美丽过人的扮相,以及一口流利的英语,把观众带入了一种充满诗意的浪漫剧情中,演出非常成功。演出结束后,泰戈尔走上舞台,慈爱地拥着林徽因的肩膀赞美道:“马尼浦王的女儿,你的美丽和智慧不是借来的,是爱神早已给你的馈赠,不只是让你拥有一天、一年,而是伴随你终生,你因此而放射出光辉。”

5月20日,徐志摩陪同泰戈尔离京远行,而这时林徽因也即将随梁思成赴美国留学。离别之时,泰戈尔为林徽因作了一首诗,“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口气”,以此纪念林徽因这几天的陪伴,也表达了对徐志摩、林徽因两人从此“分定了方向”的遗憾。

游学美国

1924年7月,林徽因、梁思成抵达美国,先在康奈尔大学暑假班上课两个月以适应美国的教学环境,林徽因选修了户外写生和高等代数两门学科;梁思成选择了三角、水彩静物和户外写生课程。暑假过后,他们又一起报考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但那时因为建筑系的学生必须整夜画图,女生不太合适,所以只招男生。既然无法实现读建筑的理想,林徽因只好选择了相关的美术系,并且选修建筑系的主要课程。事实上她也没有被拘囿。大学的档案表明,从1926年春季开始她就是建筑设计的业

余助教,而1926—1927学年就是建筑设计的业余教师了。她是怎样打破大学的规定的,我们不得而知。反正从第一年开始,她就和思成一起上课了。建筑系一位年轻的教师约翰·哈贝孙,后来成为著名的建筑师,报告说他们的建筑图做得“棒极了”。大学时代的林徽因交游广泛,在艺术上也涉猎甚广,从美术、戏剧、建筑到舞蹈、摄影、服装无所不能,展示了多方面的才华。这样才貌双全的林徽因自然会成为宾大的新闻人物,她的一位女同学曾在一份叫做《蒙大拿地方志》的报纸上描述了对这位东方姑娘的采访与观察:

她坐在靠近窗户能够俯视校园小径的椅子上,俯身向一张绘画桌,她那瘦削的身影匍匐在那巨大的建筑习题上。当它同其它三十到四十张习题一起挂在巨大的判分室的墙上时,将会获得很高的奖赏。这样说并非捕风捉影,因为她的作业总是得到最高的分数或是偶尔第二,她不苟言笑,幽默而谦逊,从不把自己的成就挂在嘴边。

林徽因说:“我曾跟着父亲走遍了欧洲。在旅途中我第一次产生了学习建筑梦想。现代西方的古典建筑启发了我,使我充满了要带一些回国的欲望。我们需要一种能使建筑物数百年不朽的建筑理论。”

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林徽因又转入耶鲁戏剧学院,在帕克教授的工作室学习了半年舞台美术设计,成为中国第一个在国外学习舞美的人。宾大的三年为她打下了扎实的美术基础功底,再加上她本身就热爱戏剧,做舞美设计时总能根据剧本情节设计舞台的戏剧空间,无论是视觉效果,还是场景的变换、演员的调度都能考虑周全,因此赢得帕克教授的欣赏。完成学业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准备回国,拐道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了婚礼,并前往欧洲游历。这一趟半年的欧洲旅行,与其说是度蜜月,更像是两个人对欧洲建筑的一次考察,让书本上学过的知识具体化、形象化了。他们仔细观看了各国的建筑,了解不同时期

建筑艺术的风格,并认真地写日记、摄影,画素描和水彩画,这对于他们日后进行中国与西方建筑艺术的比较,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积累了宝贵的财富。

古建筑的点睛人

回国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很快就到东北大学任教。东北大学的前身是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和公立沈阳文科专科学校。1922年由省长倡议筹建,1923年正式成立,张学良任校长。1928年秋,建筑系首届招收了一个班的学生,而林徽因和梁思成是仅有的两个专业老师。梁思成任系主任,讲授建筑学概论和建筑设计原理等课程,林徽因则负责教授美术课和建筑设计。他们采用的完全是英美式的教学方法,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经常把学生带到昭陵和沈阳故宫去上课,以现存的古建筑作为教具,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建筑与美的关系。林徽因讲课旁征博引,语言犀利、幽默,深受学生的好评。

年底,梁启超病逝,林徽因、梁思成赶回北平。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毕业后共同设计的第一个作品竟是为父亲设计的墓碑。梁启超的墓碑用大理石制成,高2.8米,宽1.7米,形状似榑,显得雄伟壮丽、古朴庄重。葬礼过后,夫妻俩又赶回沈阳继续教书。这时,校长张学良向社会征集东北大学校徽。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图案中奖入选,盾牌形徽体,饰以白山黑水图案,呼应了赵元任创作的校歌:“白山高高,黑水滚滚,由此山川之危利,故生民质朴而雄豪……”

因为过度的工作,再加上生女后的虚弱,林徽因累倒了,只能返回北平休养。而梁思成也随后辞去了东大教职,和林徽因一起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担任法式部主任,林徽因历任校理、参校等职。法式部的主要工作就是从实物调查入手,对古建筑进行测绘、制图、分析、鉴定。这正符合了两人的建筑理想,他们以此为发端,开始了新的学术生涯。

即使要分心于各种家庭琐事,被孩子、仆人或母亲干扰着,林徽因还是尽量参与营造学社的野外考察。而中国古建筑大多处在偏僻荒凉的农村,那个年代交通不便,环境艰苦,找不到旅店就可能在庙里支个铺睡,铺上一会儿就能落上一层跳蚤。农民穷得一点余粮都没有,用再多的钱也很难买到一顿饭。另外时局不稳,治安也乱,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情况。在每次“辗转于天堂和地狱之间”,“赖以食宿之处的肮脏和臭气”往往弄得人“毛骨悚然、心灰意懒”的考察中,这位被病魔缠身的名门小姐跟着营造学社的那些男建筑师们一起骑驴进山、爬庙登塔,从不落于人后。因为对热爱建筑的林徽因来说,一旦在遗留的建筑中发现精美奇特的构造,看到“艺术和人文景物的美的色彩”,就会有疲劳顿消、置身天堂般的快乐。

有一次,他们在一座寺庙工作了三天,林徽因在一根梁的根部下面注意到有中国墨的很淡的字迹。当大家忙着想办法在佛像群搭脚手架以便清洗梁柱和就近审视题字时,她径直去工作了。她把头尽量往后仰,从下边各个不同角度尽量辨识梁上的文字。经过一番努力,她认出一些隐约的人名,还带有长长的唐朝官职。其中最重要在最右边的那根梁上,当时依稀可辨的是“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她又在外面台阶前经幢石柱上发现上面写着同样的字句:“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石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相当于公元857年。而这个寺庙就是发现最早的中国唐代木建筑寺庙——佛光寺,第一个发现它的建筑师就是林徽因。对着这隐在大殿角落中的女施主端庄美丽的塑像,林徽因也“恨不能也为自己塑一尊像,让‘女弟子林徽因’永远陪伴这位虔诚的唐朝妇女,在肃稳中再盘腿坐上他一千年”。

截至1937年7月,以林徽因、梁思成、刘敦桢及莫宗江为研究主体的中国营造学社共调查县市137个,遍及全国15省,实地勘察古建筑殿堂房舍1823座,详细绘测的建筑有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他们的工作为中国古建筑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尽管如此,在建筑界林徽因名义上的称谓只是梁思成的得力助手,她所付出的努力与辛苦总是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或许这份对建筑的虔诚与天分只有身为丈夫的梁思成才最懂得吧,就像他常常说他的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林徽因给“点”上去的。

比起在测量、绘图和系统整理资料方面功力深厚,做事严谨、缜密的梁思成来说,林徽因更善于创意和美术设计,善于一些理论的假设。她常会从别人所不注意的地方独见精彩,发表极精到的议论。正如梁从诫所说:“她并不是那种仅会发思古之幽情,感叹于‘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古董爱好者;但又不是一个仅仅埋头于记录尺寸和方位的建筑技师。在她眼里,古建筑不仅是技术与美的结合,而且是历史和人情的凝聚。一处半圯的古刹,常会给她以深邃的哲理和美感的启示,使她禁不住要创造出‘建筑意’这么个‘狂妄的’名词和‘诗情’、‘画意’并列。好在那个时代他们还真不拘于任何‘框框’,使她敢于用那么奔放的文学语言,乃至嬉笑怒骂的杂文笔法来写她的学术报告。”对林徽因来说,古建筑都是有灵气的生命,因此她的笔端充满了感情和诗意。比如在1932年的《平郊建筑杂录》中,她这样描写卧佛寺:“再进去是正殿,前面是月台,月台上(在秋收的时候)铺着金黄色的老玉米,像是专替旧殿着色。正殿五间,供三位喇嘛式的佛像。据说正殿本来也有卧佛一躯,雍正还看见过,是旃檀佛像,唐太宗贞观年间的东西。却是到了乾隆年间,这位大佛睡醒了,不知何时上哪儿去了。只剩下后殿那一位,一直睡到今天,还没有醒。”还有对于石佛龕是这样描述的:“这小小的佛龕,至迟也是金代遗物,居然在杏子口受了七百多年以上的风雨,依然存在。当时巍然顶在杏子口北崖上的神气,现在被煞风景的马路贬到盘坐路旁的谦抑,但他们的老资格却并不因此减损,那种倚老卖老的倔强,差不多是傲慢冥顽了。”散文似的娓娓写来,逼真传神,与其说是在写一份学术报告,倒不如说是创作一篇美文。